



另类奢华之三——

身在西下洼 心系欧美亚非拉

■ 邓明

大一有次上专业课，系主任说来了个加拿大的教授，让她给我们讲一堂。像所有外教一样，她最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教室里一片青涩的寂静。系主任站在教授背后优雅地调动五官示意我们赶紧提问，我内心一片荒芜根本找不出个像样的问题。一个男生觉得有必要解救尴尬场面，举手说：请问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刹那间我觉得系主任眼里已经飞出无数暗器把那个男生扎得血肉模糊。他保持微笑送走客人，关上门转身指着那个男生咬牙切齿：你！那个问题！还不如不问！

这个故事说明，有时候，会说共同语言不一定是好事，反而更方便得罪人！可我们这些刚高中毕业的小白也确实冤得慌，练了一嘴字正腔圆的国际音标发音，满脑子主谓宾补定状的语法，十七八年净读书了，校园外面的神州大地谁主沉浮都没搞清楚呢，这一竿子

指向比心还遥远的地方，那对不起，我们真的，连问题都不会问。

我不知道在清华的学生里，外语系的是不是对图书馆的依恋之情最低。理工科大学的藏书，对我们而言像一个不合格的恋人，我要的都给不了，你有的我都看不懂。我们的麦加是五道口外文书店。此处插播对八十年代的歌颂，外文原版书便宜得令人发指！而且，在版权政治不需要正确的背景下，丰富得令人发指！买书的时候我们都刻意避开莎士比亚，内心鄙视链启动，总觉得那是纯文科的领域，清华科技英语专业的宗旨，是跟上当今世界最新的发展趋势，那些“thou”啊、“thee”的，留给北大和外院的享用吧。后来系里有个老师还真开了莎士比亚文学的选修课，记忆里选那课的人自己都很低调，因为大部分同学都跑到计算机系选课去了。王颖先干脆拿了个计算机

系的双学位！文科生，拿了理科的双学位！傲娇脸！

这一轮阅读之后，效果十分明显，对人生更迷茫了！我的世界崩塌于跟外教的一次闲聊。我问她下次视听课准备放什么片子，她说没想好，你想看什么？我说你放《简爱》吧，我刚看完原版书。她停下手里的活儿说：不，我不喜欢《简爱》。我说：哈？你为啥不喜欢？她说：我觉得简爱stupid！我被她的直白打懵了，说：可我们都喜欢啊，你放一下不行吗？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们为什么要喜欢她？我不会放的。

那天回到宿舍，我把这个悲伤的事告诉大家，全体陷入幻灭。简爱追求人格的平等、拒绝财富拒绝当小三，多正面的价值观啊！还有电影里那一首钢琴曲，罗切斯特说“你确实只会弹一点点”的那首钢琴曲，还有那终成眷属的凄美结尾，居然，stupid？！

成长虽然来得晚，我后来

终于明白了这 stupid 由何而来。这本书剥开文艺的外衣，描绘的是渣男的极致天堂，一生挥霍财富和感情，身边总有个卑微而仰望的女人不离不弃。渣男作到老穷挫，双目失明独坐郊外的时候，这个卑微女人继承了家族的遗产，投入男人的怀抱说咱俩现在人格平等了，咱们在一起吧！这如果是男作家的意淫之作也就罢了，偏还是个女作家。当然，任何文艺作品都有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只不过我们的外教，来自 80 年代的美国，也刚大学毕业，她对这种传世名著说不，她说的 stupid，是指简爱的价值观她不认同！

当时我看着眼前的原版名著们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以前都看过中文版，如今再读一遍意义何在？我们到清华来是为了学习解读过去，还是为了要面对未来？我们同时还跟别的系一起上了各类理工科基础课，可这一锅乱炖放一起到底会出什么味道？

为带好国内创新的科技英语专业，系里专业教研室的老师也是拼了，竭尽能力从各个不同的英语国家收集资源。可在那个航空信都算奢侈品的年代，北大的事到清华都得隔一天，何况是关于那遥远的欧美亚非拉！

老师们看出眼前这帮孩子

想上天，就决定送我们上天。有天下课后，我正在教室收拾书包，教研室主任方老师过来叫住我和齐婕：你俩要带中国科协的团，美国来的仪器仪表科技交流团，五十多人四个城市。准备一下吧。

没啥好准备的。科协早来系里面试过我们，班里男生也分批出去带过团了。回来后身上都是美国各大公司各名校的 T 恤，在校园里拉风行走，压根没有回头率，因为没人认识那些花花绿绿的图案是啥。如今终于轮到女生了。那时正是学校的献血季，大家争着献血跟抢紧俏货似的，献完了血跟坐月子似的，楼道里川流不息送红枣送鸡汤的，宿舍楼仿佛成了伤兵营。我因为献血日第二天就要飞，没法参与这个爱心洋溢的活动，只好托着腮帮看门里门外端锅拿碗的男男女女，默默吐槽你们至于吗？！可让你们逮着机会秀恩爱了！

飞西安那天，齐婕跟着中方领队带大部队前一架飞机走了。我和美国领队带着残留人员在首都机场，坐在候机厅等下一班。人高马大的美国大叔问：这是你第一次坐飞机吗？我说是啊！他唰一下转过身半蹲下腿，双手抓住我的手，眼睛努力跟我保持平视，那手要是有个戒指基本就是求婚场面了。他万分诚恳地说：Listen

to me, 坐飞机一点儿都不可怕，没有任何危险。我飞遍世界各地，我向你保证。我被他关怀得不知所措，暗自嘀咕：你啥时候听说我怕坐飞机啦？你现在能用毛爪子抓我手我当然知道你没遇上过空难啦！

我后来才知道，抓手那算是轻的。我们两个初次出来面对大人世界的姑娘，被这些美国来的先生太太们捧在手心里宠了一路。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来工作的导游小翻译，而是需要关心和照顾的孩子。

开会之前，衣装笔挺的大叔们会小声说：我尽量讲慢一点，你随时可以打断我，不要紧张，你没问题的！开完会大叔会来拍拍肩膀：Good job！谢谢你！

吃饭时，太太们说：你们开会说了那么久，不用管我们了自己吃好！

一天的行程结束，大家会请我们一起去咖啡厅喝东西聊天，把第二天的报告内容提前解释给我们听，让我们心里有数。然后一个个拥抱过来，说：睡个好觉，我们全靠你们了！辛苦了 young ladies！

一路上我们遇到很多状况。在西安崭新的五星级酒店，居然冰箱的电源跟门卡开关连在一起，出门断电冰箱里的东西都坏了。我们暗自觉得脸上无光，美国佬们反而不在意：Everybody makes mistake！一笑了

之。在武汉，送到酒店楼层的行李箱各种破损，美国领队一马当先出来交涉，一眼看见我尴尬地站在旁边，走过来把我拉开：这不是你的问题，他们会说英语我直接处理，你回房间休息。

不知道关怀的气场是不是会传染。在武汉的地陪是武大毕业的科协帅哥，他叫了还在读硕士的女同学一起负责这个团。八卦的美国太太们问硕士姐姐有没有男朋友，姐姐说没有。我坐一边看看那个已婚的帅哥，再看看漂亮温婉的硕士姐姐的眼波，感觉这里面有个没有说破的遗憾故事。正在脑海猜想他俩的八卦，武大哥哥拿了几大块巧克力过来：给你的。我说给我这个干嘛？他说吃啊，翻译在宴会上都吃不饱，都要靠巧克力顶着。我疑惑地说我都能吃饱啊也不耽误说话。他好脾气地笑笑说：你还小，以后就知道了，翻译的职业病是胃病！你要能吃饱说明你适合干这行。

在厦门的游船上，我晕船吐得昏天黑地，不想影响大家的兴致想躲到哪个角落。被科学家大大们找出来安排在船的正中，说这个点波动幅度最小，让我好好休息。我晕天晕地中听着耳边有人说“poor girl”，我当时想啊，我这职业前途终究要毁在这晕车晕船的毛病上。

这到底是 to be 还是 not to be 啊！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好多远虑属于杞人忧天。毕业后不久，我晕车晕船的毛病不药而愈，驱车穿越亚欧美各地各种无难度！生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操心太早！

代表团离开厦门去了香港，告别时我们收获了无数的拥抱和赞美，各种大小礼物堆了一箱子。喧闹的酒店一下子安静了，吃完晚饭我离开餐厅，被一个美国人拦住说：你会讲英语吗？能帮我个忙吗？我说没问题。他说我是麦道公司的，我们要卖两架飞机过来，明天晚上有个正式晚宴宴请市长，要跟餐饮部安排你能帮忙吗？帮他谈完事，他说要不你明天晚上来帮下我们吧，我说不行，明天坐飞机走了，要回清华上课了。

回了清华，从礼物里拿个波音公司的小电子钟摆在床头，秒针是一架小飞机静静地转。从此之后，我和齐婕会收到美国来的航空信，每年生日会收到从美国寄来的礼物支票。新年的时候，大叔会戴着圣诞帽，坐在科罗拉多的木屋前，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邓明，新年快乐！照张照片寄到学校。这种关怀在某年的秋天达到极致，我已经毕业离开清华，齐婕也去了深圳。我们收到一个陌生人辗转打来的电话，他说：

你们的美国朋友托我找你们，你们一切还好吗？美国那边，想确认，我们都好好地，活着。

后来是温哥华的一个初夏，美国朋友下了飞机，按照我给的地址来到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找我。我出去迎接他，在鲜花盛开的车道上他走过来，惊喜地看着我说：你怀孕啦？我说是的，是双胞胎。那时，距离我们第一次在北京认识，正好十五年！

讲到这里，可以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一所好大学？什么又是一门好学科？我觉得，一个好大学，能够为懵懂的少年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一个好学科，能够把稚嫩的学生托举到更广阔的空间，为他们开启一生的通道！

又一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到了渥太华。国会山庄的外景导游是渥太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他把一个紫色小旗给我女儿，把橙色的给另一个小女孩。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加拿大的民主制度吧。同意国旗是紫色的站到这里，同意是橙色的站到那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嘻嘻哈哈分别涌向两个小女孩。最终紫旗帮胜出。城堡般的国会山下，渥太华河面的夏日清风吹来，我微笑地看着女儿挥着新国旗蹦跳，又想起18岁那年的清华课堂，“请问，加拿大的首都都是哪里？”